

• 名家批注图文本 •

西游记

• [明]吴承恩著 苏兴 刘兴汉校评

① 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名家批注图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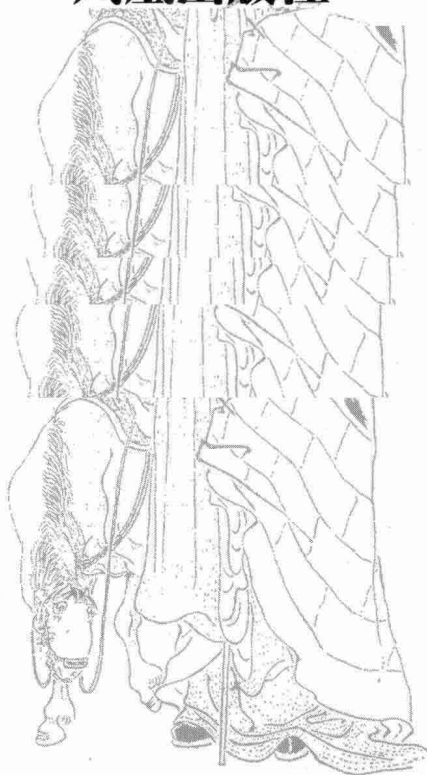
西游记

上

[明]吴承恩著 苏兴 刘兴汉校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明)吴承恩著;苏兴,刘兴汉校评.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9.6
(名家批注图文本)
ISBN 978-7-80729-383-5
I. 西… II. ①吴…②苏…③刘… III. 章回小说—中国—
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2186 号

书 名 西游记(名家批注图文本)
著 者 (明)吴承恩 著 苏 兴 刘兴汉 校评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210037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64.5
字 数 133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383-5
定 价 75.00 元(全三册)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855217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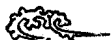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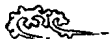
《西游记》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由作家吴承恩,据前代已盛为流传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主要是形成文字的各类形式作品,创造性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一样,由不知名作者和小有名气的小说、戏曲作者先做成毛坯,然后由大作家加工雕塑成精美的艺术品。

三藏法师陈玄奘是唐代初年去印度当留学僧的真实历史人物。陈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七年,回国后译出大量的佛经,成为佛教流派之一的唯识宗的创始人,他是中国佛教史、哲学史上的著名人物。

陈玄奘去印度留学取经,是“西游”类故事和作品产生的由头,可以说宋元以来小说、戏曲作者写“西游取经”的平话和戏曲作品,都是对历史人物陈玄奘的借用,借用他的名号来叙写演述自己时代的新人物新场面。百回本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就更加如此。

以历史人物陈玄奘取经为由头写成的作品,今天还能见到原作或知其故事梗概的有: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有人考证说《诗话》可能是晚唐的作品),元末明初杨讷(又名杨暹,字景贤或景言)的《西游记》杂剧,元末明初的平话《唐三藏西游记》(它的故事梗概见《朴通事谚解》的介绍,《永乐大典》载有“梦斩泾河龙”一段,也可能就是《唐三藏西游记》平话的小节目)。有过著录的元初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已失传。还要加一笔的是传到现在的元代瓷枕,上面有唐、孙、猪、沙四众奔走途程的画面。吴昌龄的杂剧既然失传,内容不清,就不必说它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唐三藏不消说,有猴行者,明显是《西游记》孙行者的前身,猴行者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又说偷过王母的桃子。还有个妖魔叫深沙神,似乎与后来的沙和尚有关。缺的是没有猪八戒的影子。故事中有了女人国。由《诗话》可以推定,至少在宋代,《西游记》的骨架初步搭成了。到了元代,规模基本完备。那瓷枕上唐、孙、猪、沙俱全,唐僧赶路骑的便





是白马,孙悟空持棍,猪八戒扛钯前导,沙僧撑一件似乎是遮阳伞后随。这说明元代民间关于唐三藏取经的轮廓和《西游记》小说已一致。杨讷的杂剧《西游记》完整地写了唐僧的出身和取经发轫情景,孙悟空闹天宫和猪八戒假托朱太公的儿子骗裴太公的女儿即约同于《西游记》小说高老庄等情节也都具备,沙和尚在沙河为妖归属于取经队伍,有女儿国与火焰山等。《西游记》小说与它更靠近一步。然而杂剧比起《谚解》介绍的《唐三藏西游记》平话,仍有差距。杂剧的孙悟空号称通天大圣,他自称齐天大圣,是他兄弟三人中的大哥,本人是老二,平话则已是号齐天大圣。平话的“车迟国斗圣”自然即《西游记》小说的车迟国,杂剧无。杂剧中的孙、猪、沙未到西天即都圆寂,平话则共到西天,唐僧证果旃檀功德佛如来(杂剧无此佛封),行者证果大力王菩萨,八戒为净坛使者。遇到过的怪害患苦,穷山恶水,是“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可见平话比之杂剧与《西游记》的亲缘更近。所以,谈源流,平话可以说是《西游记》的祖本(还不好说是母本或父本),杂剧是从祖本,而《诗话》只能占远祖本的位置,作《西游记》小说的吴承恩或未知它的存在。至于有人说百回本《西游记》之前还有个长篇的《西游记》,是百回本的母本,推论可以,如说一定有,吴承恩就是据之改写的,则无可证明。切实的说法是: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依据宋元以来的西游故事,尤其是形成文字的各类作品写成的,虽非一空依傍,但不谓之为伟大的艺术创造也不可,也不能说什么集体创作的话。犹之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皆有依傍,而要说这是汤氏的个人创作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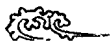
有依傍而创造性写成《西游记》的吴承恩,明南京淮安府山阳县人,字汝忠,号射阳居士(不是射阳山人),约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万历十年(1582)。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当过县学的学官,到父亲吴锐这一代,当了商人。吴承恩从小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等生活水平家庭中的。幼慧,可能不到二十岁就进入淮安府学当生员(俗称秀才),文名籍籍在人口,但功名蹭蹬,屡乡举不第,嘉靖二十九年(1550)约四十七岁贡入都,拔南京国子监当太学生,在南京又十多年,去北京选官,嘉靖末任长兴县丞,仕途还是不得意,官当了两年,被罢免,虽有荆府纪善之补,似未去就职,回家乡淮安终老。晚年,无子女,心志不快。他的《西游记》是在壮盛之年的嘉靖中叶基本写成的(不是晚年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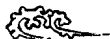
吴承恩写《西游记》之前还写有个唐传奇模样的《禹鼎志》短篇集

子,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是吴承恩留存下来的《禹鼎志序》里边的自我剖白,可以看做是《西游记》的序。约在写《西游记》的同时,他写的几篇诗文亦值得注意,它们的名目是:《二郎搜山图歌》(诗歌)、《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散文)、《秦玺》(散文)、《答西玄公启》(散文),上述几篇诗文都收在他死后被编成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内。这几篇诗文表露着吴承恩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做为旁证,对于了解《西游记》的写作是有帮助的,吴承恩愤世嫉俗的思想情绪和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态度等,都通过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灌注到《西游记》里边了。一个作家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特有的艺术敏感,接触的各种信息,都要反映到作品中来。作品里有作者的独特情调,有作者的个性。

吴承恩的《西游记》与他的祖本平话、杂剧(不必说《诗话》)最大的不同,是把“唐三藏西游记”变成了“孙悟空传”。以今存完整的杨杂剧《西游记》看,其六本二十四出戏,讲唐三藏出身的第一本四出戏,基本内容与《西游证道书》等清代各《西游记》本子有的所谓唐僧出身的第九回相同。其第二本四出戏讲“诏饯西行”等内容,都是唐三藏作为西天取经主体人物的活动。合前两本戏唐僧个人活动内容占三分之一。第九出才出孙行者,叙孙行者闹天宫一出戏,而到了西天的第二十二出便与八戒、沙僧二人一齐证果圆寂;后两出“送归东土”、“三藏朝元”又是唐三藏的单独节目。由上可见,唐三藏在杂剧全剧中贯串二十四出,而单独的节目有十出;孙行者仅在其十四出里边有活动,单独的节目只一出,杂剧是唐三藏的西天取经西游记,信不虚矣。《朴通事谚解》引述的《唐三藏西游记》平话故事梗概,不能确知唐僧与孙悟空活动份额情况,但从名目叫做《唐三藏西游记》,虽然孙悟空在书中的地位会提高许多,但不会超过唐三藏,仍然是唐三藏西天取经为作品主体,不是“孙悟空传”。

吴承恩的《西游记》所以是“孙悟空传”,首先前七回书是专写孙悟空的出身、成长以至反天宮的英雄业绩,是孙悟空的专传,第八回由西天“去来自在任优游,也无恐怖也无愁。极乐场中俱坦荡,大千之处没春秋”衬托了孙悟空在五行山下被压五百年不能展挣的苦难。一方面优游自在,一方面求自由而不得。作者写西天极乐世界,正为写五行山下的极不乐。所以第八回仍然是“孙悟空传”的组成部分。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是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待出以重新展挣的过场,也是孙悟空反天宮风暴与西行降妖伏怪的烈烈轰轰中间的静场。这四回约同于元人





杂剧的“楔子”。鲁迅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魏徵斩龙，唐太宗入冥，观世音化金蝉，唐僧陷虎穴等等，都是“无声处”，等待着两界山“天崩地裂”的“一声响亮”惊雷的孙悟空第二次出世。以后八十二回书，陪衬的是唐三藏哭鼻子，听有妖精消息便跌下马来，念紧箍咒掙勒孙悟空，正面舞台是孙悟空斩妖除怪，战穷山恶水。唐三藏成了孙悟空威武壮阔表演的活道具，或者用现在的分析作品人物、情节常用术语，叫做唐三藏的活动是给孙悟空的活动做铺垫。以后西行中凡遇妖遇人间国度，几无不提孙悟空反天宫的光荣史，巧妙地使孙悟空的西行与他第二次出世前的行径连成一条线，相反，很少重提唐三藏是如何受诏西行一节。吴承恩就如此这般把唐三藏西天取经移换成“孙悟空传”，孙悟空从第一回到最末一回，无往而不战斗的历史，用“斗战胜佛”终结，代替了《唐三藏西游记》平话的“大力王菩萨”，“斗战胜”是“佛”，“大力”不过是“菩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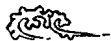
由于《西游记》是孙悟空的英雄史，随之而来了《西游记》主旨问题的探讨。探讨《西游记》主旨者，夙有多说。明代心学盛行，多言《西游记》是“求放心”的。“孙，狒也，以为心之神”，而“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陈元之《西游记序》引“旧叙”），“以猿为心之神”，“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谢肇淛《五杂俎》）。陈元之引的“旧叙”与谢肇淛所云，都认为给孙悟空头上套金箍儿，念紧箍咒，是制伏心之放纵的哲理之喻。于是如来佛哄骗孙悟空化五指为五行山，压孙悟空五百年不能展挣，也便是摄心制放纵之喻了，“如来非他，此心之常便是；妖猴非他，此心之变便是。饶他千怪万变，到底不离本来面目”。所以“齐天筋斗，只在如来掌上，见出不得如来手也”（《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七回叶昼总评）。叶昼是说如来佛代表人们的正常思想，孙悟空代表人们的叛逆（“变”）思想，五行山压孙悟空，亦即紧箍咒的禁制放心之同一语。明人评论如此，清人一变，把《西游记》拉向劝学、谈禅、讲道一条路上来，为当时盛行的儒、释、道三教服务。尤其是讲金丹修炼的说法甚嚣尘上。时至晚清，评中国旧小说，动辄说这个是民族主义的，那个是提倡民主和民权的，对《西游记》，上述冠冕还没有送戴，但也有认为它是蒙头盖面的“科学小说”（《小说丛话》中侠人评），有人竟把孙悟空学道归来剿除混世魔王一节，引拟为清末时学生出洋留学归来。“恢复昔时一切权利”的情景（《说小说》阿阁老人评）。就是说清末人们已经用政治眼光看待《西游记》了。于是民国十二年（1923）和十三年



(1924),胡适和鲁迅评论《西游记》,就提出闹天宫是“政府激成革命”(胡适《西游记考证》)、“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西游记》进一步拉向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问题上来。1949年以后,强调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于是不同时期,对《西游记》或评之为孙悟空反天宫便是对农民起义的歌颂,或评孙悟空之随唐僧取经是他的投降,孙悟空投降了,就去打起义弟兄。缕述从明末到今天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对《西游记》的不同评价,从《西游记》为“孙悟空传”角度来审视,倒可以把“求放心说”与“政治问题说”结合起来考虑《西游记》的主旨。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部小说,用哲理研究之,是近几年的时髦倾向,但总觉太玄虚,用形象思维构造成的小说,反而只能得出抽象的哲理思辨,岂非怪事!小说,应该是作者取之社会生活,又艺术地还之社会生活。所以紧箍一咒也好,压在山下五百年也好,都是现实社会统治者压迫钳制叛逆者的行径的折光。李卓吾被投入牢狱是也,织工葛成(葛贤)反税监孙隆而被关押是也。至于农民的斗争,其极不仅是压在山下五百年或套铁箍了,而是俘而杀之如二郎神擒获悟空后将其绑在斩妖台上的情景。有政府激成革命的反抗斗争,又有紧箍咒之念与五行山之压,不许可你反抗斗争,不就是《西游记》被改造成“孙悟空传”后贯串全书始终的事实吗?如果是唐三藏取经,《西游记》的主旨便不会是这样,观乎今存世的杨本《西游记》杂剧可知矣。

“孙悟空传”当然的主人公是孙悟空。唐、猪、沙自是他的陪衬人物,一些神佛妖魔亦莫不如此。不把唐、猪、沙以及一些神佛妖魔放到孙悟空的天平上衡量,单独当做一种典型分析将是另一种样子。

一部小说的主旨要由主要人物来体现。吴承恩塑造孙悟空这个人物是他对中国文学宝库的最大贡献。今天人们头脑里光彩夺目的孙悟空形象,固然有戏曲、电影、电视的功绩,然而原始的脚本是吴承恩的《西游记》。我们只要对读一下杨的《西游记》杂剧和参读《唐三藏西游记》平话今存的故事梗概就够了。吴承恩针对前代西游故事和西游作品的第一个大改造、新塑造,是他把原来只配偷和闹的妖猴写成了反抗权威的大英雄,蔑视一切,丝毫没有奴颜和媚骨。孙悟空的出身是古今中外所无有的。《唐三藏西游记》平话只是说西域花果山水帘洞里“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西游记》杂剧的通天大圣自称“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但他有兄弟姐妹共五人,当然有肉身的父母。吴承恩《西游记》的孙悟空却是仙石为母,日月为父,由石头迸裂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治水英雄大禹,被称为“生于石”,他的母亲脩己是“感石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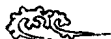
禹”(《淮南子·脩务训》)。石是父。大禹的儿子启则母亲是石,涂山氏女因看见丈夫禹化熊拱通水路,“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大禹和启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生身或父一方或母一方是石,母一方或父一方却仍然是人的肉体。孙悟空母是石,父是日月,其奇特无疑高过禹和启。孙悟空在石裂迸出的第一步是石卵,见风后化作石猴,这又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相似了。后稷的母亲姜嫄,因践上帝的脚印(“履帝武敏”),怀了孕。及至后稷刚从母腹生下,是个大肉蛋(“先生如达”,像小羊一样连胎胞俱下如蛋样),剖劈不开(“不圻不副”),被扔到冰上,鸟覆翼之始破胎胞生出。总之,是吴承恩把孙悟空的出生写得如此之神奇,如禹如启如后稷。尤其是石头迸裂而出,乃是他第一次出世和第二次出世共有的,都惊天动地。第一次化石猴,“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第二次三藏揭去了压帖,孙悟空便从石匣迸出,“一声响亮,真个是地裂山崩”。人们常说大人物降生,他的第一声啼声便不同寻常,孙悟空两次出世的眼睛看世界和“啼声”,岂止不同寻常而已。我们人类的先民们,不知人类产生系生物进化之理,认为是神创造的。中国是女娲抟土为人(《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古希腊神话说那位窃火给人类的神普罗米修斯是用土和水造出的人(《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普罗米修斯》)。希伯来神话是说上帝耶和華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成一个人,即亚当,后来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另一人夏娃(《旧约·创世纪》)。阿拉伯神话是说真主安拉“先用泥土,继用精液”创造了人(《古兰经·创造者(法赖尔)》)。泥土造人说是人类先民们看见大地长出树木庄稼,便认为人类也是泥土造出来的,周人的祖先后稷,其母姜嫄或即姜地的平原沃野,长出繁茂的五谷,故曰姜嫄为母,生出儿子稷而为农神者也。北欧神话说神王奥丁用树干做成第一对男女者,也是从树木能结出果实想象出来的。石能生人,希腊神话说一场洪水灭绝了原由普罗米修斯用水与土创造的一批人类,现在由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和妻子(普罗米修斯的儿媳)安拉用大地的骨骼——石头重新造了人类,这是在黄金人类、白银人类、青铜人类之后的“一种勤劳刻苦的人民”(《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安拉和丢卡利翁》)。现在我们看吴承恩造就的孙悟空与希腊此则神话有相似点又有超越。第一,孙悟空也不是最原始的第一次被创造出来的人,他是在“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分四大部洲之后,东胜神洲傲来国的花果山上有仙石迸裂出的石猴[据作品所述各方面情况估算,孙悟空约生于周贞定王在位期间(前468—前442),为战国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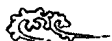
第二,那块仙石也似是大地泥土之骨,花果山的情景有“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花果山乃“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这样山顶上的仙石,自然是生长藤萝百花的泥土大地之根的组成部分。第三,毫无疑问,孙悟空是勤劳刻苦的中华民族的代表,他的求仙访道有成便是明证。希腊神话说石头直接成为人,还不如《西游记》说石头先化为猴子,最后进化始为人为神。石头迸出人,比泥土做成的人坚强,有斗争反抗精神。后于吴承恩二百多年的大作家曹雪芹写出又一个由石头化出人物的代表贾宝玉,贾宝玉的反封建思想是被公认的,他还对用泥土做骨肉的男子很不满,说见了这泥土人便觉浊臭逼人。孙悟空嘲弄一切神佛,使令猪八戒把三清神像扔进五谷轮回之所,变成三不清的臭天尊,也是石头生出的人、神本色吧!吴承恩写出石头生出的孙悟空,其斗争,其反抗,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闹天宫,西行斩妖除怪,是必然的趋势了。

吴承恩把孙悟空从杂剧、平话的孙悟空分离出来,写出一名有干干净净身段的人物。杨《西游记》杂剧说通天大圣孙行者掇金鼎国王的女儿为妻,他跑到王母处盗绣仙衣以讨好硬掇来的压寨夫人,要做庆仙衣会,于是因偷桃偷丹偷仙衣而被天官神将追捕。《唐三藏西游记》平话也是因老猴精齐天大圣偷蟠桃偷丹偷绣仙衣,设庆仙衣会,当然也掇有女人在水帘洞,而被天兵天将追捕。那里的通天大圣或齐天大圣,正像老君青牛精诬蔑孙悟空的说法,的确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偷天的大贼”,哪里是“闹”天宫,更遑论“反”天宫!不仅如此,那里的通天大圣或齐天大圣是矮脚虎王英或小霸王周通的行径,比猪八戒入赘高老庄都无道理。不怪杂剧写孙悟空在女儿国有很不堪的行径,平时也频说脏话。到了吴承恩笔下,把这一些分送给猪八戒、赛太岁了(附言,吴《西游记》把女儿国王写得温情脉脉,值得读者同情,把杨杂剧女王的恶模样,用另写一蝎子精担当去,也具见手眼不凡)。吴承恩的孙悟空爱开玩笑,有一些文雅的谑语,如说自己的少腮,可以用素袋准折;叫妖精自家搓根绳绑缚自己,免得“外公”动手,等等。杂剧的孙悟空动辄讲恶俗的输石屁眼,摆锡鸡巴。都证明吴承恩把孙悟空提到文学净化器前喷洒了许多来苏水。

孙悟空是豁达开朗的,有着更多的幽默。施之于太上老君者多矣,连对佛祖如来佛和取经的总护法观世音菩萨也不免谐戏加之。这是善谐剧的吴承恩的得意笔墨。

吴承恩写的孙悟空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人,没有《三国志演义》式





写英雄人物便没有缺点的类型化毛病。孙悟空好名之心特盛,这不是指嫌弼马温官小便推案而走等情节。他不止一次见八戒战败不去救援,而是想借八戒被妖捉去再救转,“却好显我本事出名”。为了这样的“出名”,故意捉弄八戒,从而八戒不忿,便撺掇师父念紧箍咒儿擒勒猴子,四众内部引起不睦而离心。对师父,不看时间、条件、地点,不照顾老和尚的尊严地位,冷语讪言。四众内部出现的裂痕,八戒、唐僧各有过误,而悟空上述言行亦有责。悟空对敌是石头一样的硬,勇往直前,毫不妥协,拿这些对待师徒兄弟内部,依然故我,随我所意,就缺乏凝聚力,使五圣(加上白马)式的五指,未能攥紧成一个拳头。作者如此写,是持批判的而不是赞赏的态度。作为塑造的英雄典型,就具有了可触摸性,不是仰而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的圣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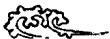
作为孙悟空西行的伙伴与领导的猪八戒、唐三藏也是吴承恩的新塑造,杨杂剧的猪八戒无个性,其一般化程度比孙行者更甚,除第四本共四出戏写妖猪幻惑和细犬擒猪等节有八戒的戏,一直到二十二出圆寂,八戒在中间是跑龙套角色。平话详引车迟国斗圣情节,无八戒事。最后说八戒证果净坛使者,似乎写过八戒吃的本领,高老庄式情节可能有,但情节不详。吴承恩既然净化了孙悟空,相应地也给猪八戒点好颜色。曾经以冒充朱太公儿子掇走裴女的猪八戒,吴承恩写他入赘高老庄,尽了赘婿应有的义务,他之被高老驱逐,就有嫌丑的内容。后来八戒时时思念浑家,要回炉做女婿,不全悖情理。如果把吴承恩写的孙悟空比拟为有鲁迅的性格特点(如韧性的战斗等),那么猪八戒倒有似于鲁迅笔下的阿Q。明明自己丑陋,偏说是“奈看,再停一时就俊了”。这是“精神胜利法”。唐僧不准人家革命,有点假洋鬼子的味道了,也是吴承恩笔下的创造。鲁迅曾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唐三藏与吴《西游记》唐僧,在盗人参果(仙桃)问题上的根本差别,“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也评论过猪八戒,鲜为人知。鲁迅说:“关于《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也有种种说法,我以为它描写的并不是猪变成人,而是人接近于猪。猪八戒和孙悟空一同随从三藏法师前往西天竺的路上,尽管孙悟空经常很好地劳动,猪八戒却是除了一度为师父用鼻子平掉了一座小山而显出神通以外,他什么时候都是讨厌而又懒于劳动的,猪八戒真是个懒汉的代表人物。”

(《关于猪八戒——与本年的干支的关系》,原是日文,戈宝权译)

像《西游记》这样的长篇小说,取之于前代西游故事、作品,必然是

前代较简短作品的恢弘扩大与调整,从而它的问世,便是它所从出作品的死亡。《三国志演义》出来,《三国志平话》便搁而不行了,是其证;《西游记》出来了,《唐三藏西游记》平话也不传了。所谓恢弘扩大,主要是两个角度,一是增加了新的情节,再一是对原来情节加以弘扬详细的描写。考察《西游记》对杨杂剧和《唐三藏西游记》平话的恢弘扩大,我们看到《西游记》增加的重要而饶风趣的情节有:万寿山五庄观(镇元大仙)、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及宝象国、平顶山莲花洞(金角、银角)、乌鸡国及文殊狮子精、通天河(观音金鱼精)、金岫山金岫洞(老君青牛精)、二心之争、祭赛国及九头驸马、小西天(黄眉童子)、朱紫国及观音金毛猯、比丘国及寿星白鹿、灭法国、天竺国及月宫玉兔等。由上述扩充的故事看:第一,多人间国度;第二,多妖魔与神佛的关联;第三,多与道佛之争有联系。这都是吴承恩对《西游记》加强现实时代感的描述。在原有情节基础上弘扬一点,可以对比杨杂剧第九出与《西游记》的前七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灌口二郎之战孙悟空,杨志和(阳至和)的《西游记传》“仅有三百余言”,而吴《西游记》则“十倍之”,其“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杨杂剧的第九出与《西游记》前七回比,岂止改观?《唐三藏西游记》平话,今知的闹天宫情节是《朴通事谚解》的故事梗概的介绍,但其原文想也比杨志和《西游记传》还要差,由其引述的“车迟国斗圣”可知。《谚解》介绍的“车迟国斗圣”很可能就是平话的原文,因为它的叙述风格与语言,与《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如出一炉。那样,《唐三藏西游记》平话的“斗圣”故事只一千三百多字,与《西游记》第四十四至第四十六回的三回书比又如何呢?平话无最有趣的用尿充圣水情节,“斗圣”只有坐静,柜中猜桃子,油锅洗澡,砍头再接。吴《西游记》多祈雨,柜中猜裙袄、变小道士,破腹洗肠,尤其是那要把死人笑活的小道士变小和尚加上叫老道士喝尿,不是善谐剧的吴承恩怎能写出?

吴承恩《西游记》之调整情节,具见大手笔的艺术匠心!按吴承恩的安排,超重点的故事如单独叙述孙悟空出生、学道、闹三界,反天宫的成功与失败,占七整回。重点故事如黄袍怪、莲花洞、乌鸡国、朱紫国、狮陀国、无底洞,各四回;五庄观、红孩儿、车迟国、通天河、金岫洞、二心之争、火焰山、玉华州、天竺国,各三回。因每回字数多少不等,占四回与三回者无区别。平常的节目为二回,凑数者为一回(如黑水河、毒敌山、荆棘岭、稀稀衙、凤仙郡)。吴承恩对西游故事调整之巧妙,厥在他把紧张火爆动人的节目与平淡无味的节目疏密相间地穿插到一起,一



热一冷,不畸轻畸重,比之《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等长篇,先把动人情节、活跳的人物写到作品的前部分,越写越松,直使人不愿卒读的情况不同。它把狮陀国、无底洞精彩的也是《唐三藏西游记》平话就有的情节大加恢弘改造,放到七十回以后,显得强弩虽近末尚可透铁壁铜墙。九十回后真成不能穿鲁缟矣。吴承恩也是宥于彼时通俗小说市场的老套,雄伟的长篇须上百回,不免凑数。但其艺术思考,从接受者(读者)角度考虑,不忍叫人们越读越气闷,用心亦良苦。

谈到作者为接受者服务,也可以从吴《西游记》风格的谐趣角度受到启发。中国古典的长篇说部发展到明代中叶,已脱离为勾栏瓦肆说话人提供话本的羁绊,作品写出是为了人们读的。所以作者要考虑组织的严密性,如前所述,冷热相间安排故事,是一种方式。多样间隔也是一种方式(如不能先过乌鸡国,接着便是车迟国,又接下去是女儿国等)。而更主要的一种方式是用谐趣调剂紧张的战斗情节。作者善谐剧,行文中把谐趣(用现代通用词叫做“幽默”吧)随时发挥,如车迟国之用尿充圣水,把小道士变小和尚,朱紫国用马尿和锅脐灰团乌金丹,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筋斗,又撒尿又题诗之类(“尿”的情节被吴承恩用活了)。然无关情节的必然运行,制造的谐趣,则是作者为读者开口一笑而设置的。如在莲花洞八戒说行者屁股上有两块红,行者便到厨中,将两臀擦黑;朱紫国猪八戒筑已被孙悟空打碎头的妖尸,嚷“此是老猪之功”;以及在五庄观,猪八戒拿福禄寿三星开玩笑,说“回头望福”、“四时吉庆”,等等,均属外加的游离情节的余韵,所以清代的个别《西游记》本子(如真詮本)就把上述小趣去掉。去掉这些,使情节更紧凑利落是矣,但,清人不知晓吴承恩尚承说话人的遗风流韵,写点不伤大雅的谐趣噱头,促读者加餐也。所以,分析《西游记》的谐趣,应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不游离情节和人物情态的幽默,与稍游离情节和人物情态的噱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消说《西游记》的艺术语言是它赢得几百年来各阶层读者喜爱的媒介。若不是它恰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描绘,能使“师徒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达到“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二刻拍案惊奇》睡乡居士序)的效果吗?“吃饭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说有黏涎”的诗,说不是八戒的咏怀,派给唐三藏行吗?从语言恰合每人性情、动止讲,《西游记》赶不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尚是石猴的时候,孙悟空就讲出“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岂不怪煞!但是要看到,《西游

记》是空幻的作品嘛。不妨姓吴的儒生扮演石猴的角色,讲出孔老夫子的话,谁也不会因殷紂王在女娲宫墙上题一首七律模样的情诗,而责怪作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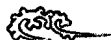
《西游记》用了大量的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方言词语,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传奇小说是史汉史传文学亦即韩柳古文式的语言,前期有个别的骈俪文,都是脱离人们口头通俗语的书面语。宋话本一变,但今天流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一话之本的如《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多文白相杂,说话以之为本口,讲起来当是另外的模样。话本小说是在说话人口讲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修饰的,说话人口讲的有表现力的方言俗语,自然被保存下来,这样的话本小说深得读者喜爱。元末明初形成长篇,通俗云者包括讲述内容,结构形式,尤其是所使用的流俗语,《三国志演义》虽采自史鉴,也纳入平话的通俗语句。《水浒传》则是用流俗语的典范作品,它之形成今天看到的繁本的模样,是在元末明初,抑或是明中叶的前期?姑置而不论,总之,应在吴承恩《西游记》前。《水浒传》方言俗语属于何种类型(何地方言为主),尚无定论,《西游记》是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方言毫无疑问。由此,似乎可以说《西游记》不算是第一个使用大量方言俗语入小说者,也是有影响的前几名。吴承恩的家乡淮安地处运河要冲,五方杂处,它的方言俗语,并非只有本地人懂得,苏南或再北的鲁南的人士也能通晓。《金瓶梅》之以山东方言为主,亦犹它也是运河流域的方言俗语。明代中叶,方言俗语涌入小说是小说语言的飞跃,是大进步,是文学语言上的革命,吴承恩《西游记》要在中国小说史或中国语言发展史的功劳簿上,占居前列。只是到清代,方言俗语之阑入小说,始有变化。这是后话,不烦更为评说。

苏兴执笔



校评说明

我们的校勘、整理是以明刊金陵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为底本,以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州书画社影印)为主要校勘本(天一出版社影印的另两种明本《西游记》,或“多删略”,或竟是节本,不能用为校勘),并参照了清光绪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新说西游记图像》)。《新说西游记》是清代各本中比较忠实的世德堂本的覆刻,只有个别地方有改动(如所谓唐僧出身的第九回)。我们校订整理时,也摊开了清代的节本如《西游记真詮》、《西游记原旨》等,但多无所取材。当然也时时翻检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黄肃秋与陈新、王思宇校订,1980年版)、四川文艺出版社排印本(朱彤、周中明校订,198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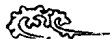


校评说明

001

所以以世德堂本为底本,因为它是现存百回本《西游记》的最早刻本。此本刊刻在万历二十年,距作者吴承恩辞世仅十年左右,无疑它更接近吴氏原作面貌。这个版本的原书现存台湾(原北京图书馆藏书)。日本也有整部和残本计三部。大陆只北京图书馆藏有显微胶卷,阅读校勘甚是不便。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刊行了一批明清善本小说,其中有世德堂本《西游记》(原属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的那个本子),这给我们阅读、校勘,以它为底本重新整理一部新版《西游记》提供了方便条件。可惜的是这个影印的底本,有许多残缺之处。其中第七十六回至第八十回题为“书林熊云滨重镌”;第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回题为“金陵荣寿堂梓行”,姑不论已;其第十五、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四、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七等回,更是残缺未补(有著录说今存台湾的世德堂本其第十四回有残缺,而没有提及第十五回有之,盖著录偶误)。这就需要用一个较接近世德堂本原文且首尾完足的另一种明刊本加以校补。我们选做主要对勘本“李评本”就是这样一种本子。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国内也失存已久。可喜的是前些年国内



相继发现了两部明末刻本,1981年中州书画社将两部书比对,择善者为印页,参校之于每册末,补正了缺损漫漶之处,影印问世。它除第二十四回末页两部书均缺,用北京图书馆藏世德堂本摄影胶卷补正,其他都是利用另一个“李评本”补出的。因此这个影印本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完足的本子。

世德堂本与“李评本”是同一系统的本子,故事情节相同,文字上也大同小异,甚至疏漏讹误也大体一样,相承的关系相当明显。两相校勘,订正讹误,裨补残缺,使其更接近吴氏原著面貌,也便于读者阅读。在校勘中我们也选择了清代的本子作参照,校订了个别文字。

校勘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如下处理:

一、现存明刊本《西游记》皆无唐僧出身故事。世传所谓唐僧出身的第九回单独回目,系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开始补进去的,不是吴承恩手笔,学术界已有定论。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订再版他们整理的《西游记》时,仅将它作为“附录”,排在第八回后,四川文艺出版社本从之。为了保持世德堂本等明刊本原貌,我们干脆把它驱逐出去。我们以为这才保证了本书的完整性。《西游记》的主人公是孙悟空,不是唐僧,唐僧与猪八戒、沙僧以及白龙马一样,在书中的地位,不能与孙悟空相比。故而在书中他们的出身都不能像孙悟空那样有较详的“本传”,只在适当的时候以韵文的形式做简要介绍——唐僧当然不能例外。从全书情节来看,前七回是孙悟空的本传,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叙取经因由,这当中的第十一回唐僧登场被选为水陆大会坛主时,作品用二十四句韵语介绍他的出身及生活经历,哪里还容得下整整一回的所谓第九回唐僧出身故事?由此证明,无唐僧出身的专回是对的,如用“附录”形式仍保留下来,是很不合适的,所谓画蛇添足是也。

二、世德堂本原残缺的第十五、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四、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七诸回(约共四千五百字左右),悉用“李评本”相应回目的文字补足,再校以他本。

三、书中所谓“八十一难”,实际是由四十几个故事组成,第九十九回总叙唐僧遇难的那笔总账,每个故事拆成的几难,对校了世德堂本与“李评本”,觉得世德堂本有不少地方安排欠当,“李评本”的安排,则与前文照应紧密,次序井然。因而,对这篇总账,我们全依“李评本”,是对世德堂本的较大改动。

四、凡世德堂本明显的衍本讹误的词与字,均据“李评本”改订删补。世德堂本与“李评本”均明显欠当的少量异文,则参照他本加以

校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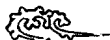
五、世德堂本与“李评本”均有不少俗字、古字、异体字以及同音假借字。为保持原作面貌与古代通俗小说的特色，又照顾到今天读者的接受能力，凡今天读者容易读得懂的悉仍其旧，如风（瘋）、侮（捂）、负（浮）、等子（戥子）、奈（耐）……等。而那些古文、异体字不易为今天读者识认的均径改，如“跨”改为“跨”，“恠、怪”改为“怪”，“瘡”改为“腫”，“逊”改为“逃”等。

六、凡世德堂本文字可通处，悉仍其旧。小说讹误之处，或因作者底稿笔误，或因刻工错刻，因之单字为多，词句甚少，所以我们对《西游记》词句的订改尤为慎重。如第八十三回写唐僧被妖精摄走，八戒、沙僧前后搜寻不见，孙悟空“止不住眼中流泪”，“李评本”竟接着隔几句写“八戒见他垂泪，吓得仰天大笑”。被吓得当然不能是“仰天大笑”，但较忠实于世德堂本的“新说本”也作“仰天大笑”，因而有的整理本便依《西游记真诠》把“吓得”二字校改为“忍不住”三字。核检世德堂本，“笑”字常刻为“咲”，个别的刻为“笑”，而本回此处则刻为“笑”（竹字头加个“犬”字），极易与“哭”字相混，因此我们认为此“笑”字当为“哭”字之误，不应更改前文。此外还有个误“哭”为“笑”的旁证，即第四十七回叙写灵感大王要吃陈家的小孩，世德堂本有这样一段文字：“行者道：‘要吃童男女么？’老者笑道：‘正是。’”其间老者之“笑”显与当时情景不符，所以有的整理本依《西游记真诠》删去了“笑”字。其实此“笑”字也是“哭”，“新说本”正作“哭”，“李评本”的影印原底本也被墨笔校改为“哭”。

七、在校点中，我们看到由于《西游记》的行文有自身的特点，又多方言，所以我们的标点力求在弄通语意的基础上进行。如写人物对话，它就颇有些类似现代小说的特色，往往不写出说话者是谁，因此必须深察语意方能标得准确（其实，在《论》、《孟》中即已有此种形式的对话，倒不是《西游记》作者独出新裁，不过，通俗小说中却是罕见的）。如第十五回写落伽山山神、土地奉菩萨之命变化了给唐僧送鞍辔等物，唐僧知道真实情况后，滚鞍下马朝天磕头，行者立在道边，只管哂笑，唐僧怪他，行者说自己不晓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也只是唱个喏罢了。接下来是这样一段对话：

三藏道：“不当人子，莫说这过头话！”“快起来，莫误了走路！”

那师父才起来收拾投西而去。



校评说明

003